

有没有那种能把我虐哭的短篇小虐文，要那种虐的肝疼的？

(已完结 放心入坑~)

1

“打掉。”

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两个字，我的心猛地一抽。

我屏住呼吸，颤着双手，回复了一个字“好”，看到对方显示“已读”，手机便再没了回应。

我抚向腹部，大脑一片眩晕。

随即“哇”的一下，我将中午吃的一块儿披萨悉数吐了出来。

被胃液浸泡后的披萨是一团浑浊泥浆，那东西沾染到我的鞋面和白色袜子上，恶心的污秽更加重了我的反应，连连吐了几次，直至将胃掏空，末了呕出了一滩酸水才作罢。

没有丝毫犹豫的，我去了医院，排队、取号，坐在妇科男医生面前，利落道：“打胎。”

术前我被告知女医生手术只能等下周一，想到那时候阮湛已经回来，我咬牙躺在了手术椅上。

当男医生拿着冰冷的金属塞进我身体里的时候，我涨红了脸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，好似被强奸了一般。

但很快，这种羞耻便被疼痛所代替，医生开始清宫了。

B超显示屏上，肚子里那一团东西一点点的消失，成为外面的那一滩血块儿。

看到那艳艳的红，我终是忍不住掉了泪。

我是杀人凶手。

当然，他也是。

手术结束，我满身大汗，像从水池里拖出来的一般。

此刻，阮湛给我打了电话说周一不能回来。

“你最好死在外面。”我回了一句，迅速断了电话。

走出手术室时，我双腿在颤，我只想好好回去休息，但抬头之际……我却看到了方才给我打电话的人。

我顺眼望过去，又看到了阮湛身侧的颜如玉。

颜如玉一身粉红露肩短裙，搭配他一身笔挺西服，两人依偎着，动作十分亲昵。

任谁看了，都会认为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天作之合。

可阮湛个人信息配偶一栏还写着我的名字。

我杵在原地，便是有撕小三和渣男的心，也没有那个力气，只是不等我离开，颜如玉却叫了我一声。

阮湛看向我，他清淡的眼在看到我一瞬间，霎变冷漠，眉宇更是拧成了一团。

理智告诉我，我应该当做没听到，然后回去准备离婚协议书，但我堂堂正室凭什么给小三和出轨男让道。

那两人向我走近，颜如玉先开了口：“小唯，你别介意，我身体不舒服，让阮湛陪我来医院。”

我不介意，我怎么会介意呢？

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啊。

我咬牙，将所有的情绪都掩埋进眼角的笑中：“得了什么病？要来妇科？”

“那个……我是月经不调……”颜如玉脸颊微红，模样羞涩，但很快将话锋转到我身上，反问我为什么来妇科。

“我为什么来医院，阮湛没告诉你吗？”

我看向阮湛，带着挑衅。

而颜如玉俏皮的眨了眨眼，向阮湛重申方才的疑问：“阮湛，你知道小唯为什么来医院吗？”

阮湛薄唇慢慢紧抿，眸子沉如墨，只吐出三个字：“不知道。”

也是，他怎么能够在新欢面前承认知道旧爱怀孕呢？

按照时间推算，颜如玉和阮湛应该是两个月之前好上的，而我却有了一个月身孕。

这两人之间的秘密情话间，定然有阮湛会和我保持距离的承诺。

但实际上，阮湛在和颜如玉肉搏的时候，还在哄骗我这个糟妻。

一句不知道，正好撇清关系。

但这关系撇得开吗？

我扬起眸谄笑，直视向阮湛，一字一句：“我要离婚了，带着拖油瓶不适合再嫁，为了成全你们，来医院堕胎。”

颜如玉讶异的瞪大了眼睛，惊呼：“堕胎？”

阮湛的黑了脸，额前的青筋突起，双手紧握成了拳头，那是他生气时惯有的动作。

他在气我告诉颜如玉我怀了孕的事实？

我朝着颜如玉点头，回答的轻巧：“是啊，手术刚结束，一个月的胚胎，还很小很小，我看到他的四肢在我肚子里被医生一点点的剪碎……好可惜我还不知道他是男孩儿还是女儿，我就杀了他。他应该特别痛恨我，恨我没有让他看看这个世界，可这个世界真的太龌龊了，我不忍心啊，我怎么能够忍心让他看到恶心的你们啊……”

2

“纪唯，别跟我开玩笑。”阮湛的一声冷斥，打断了我，也彻底点燃了我的火气。

我气自己为什么爱上了阮湛。

我气自己没能守好自己的家。

我更气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。

我的身体在颤，我的双腿在抖，我瞪着阮湛，真想将这个男人的心窝掏出来看看是不是黑色的。

“纪唯，你……”阮湛的脸色突然紧张起来，他身侧的颜如玉一脸煞白。

而我大脑一片眩晕，面前竟是闪过了和阮湛在一起的美好片段。

我们一起吃泡面、租房子，第一次互相帮对方洗澡，做着恋人最亲密的事情，我爱他，他爱我。

可那个人已经不是我的了。

他爱上了别人。

颜如玉那么漂亮，家庭背景那样好，和我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阮湛又怎么会放弃颜如玉老实的和我这种女人在一起。

我不会做饭、不会做家务、整天爱做梦，简直一无是处。

我这种人，配不上他啊。

可阮湛为什么抱着我，他不怕颜如玉吃醋？

我看到他眼眶红了，他在哭吗？怎么可能！

我抬手，想推开他，但却没一点儿力气，而我的手上是一片殷红，艳丽的颜色、刺着眼睛生疼。

耳边是护士焦躁的声音：“小产大出血，送急救室，准备输血。”

窜动的人流、金属碰撞地板的吵闹、无影灯光的照耀，我的意识越来越恍惚。

.....

我想，我如果能够因此死掉就好了。

我可以去陪那个未出生的孩子。

我更可以永远挂着阮湛妻子的身份，即便是亡妻。

但我没死，依旧被那该死的自尊心折磨着。

那份自尊在经历了这次生死存亡后，更有滋长蓬发的趋势。

我醒来后，脑袋里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只有离婚！

我的学识、我的教育、以及遭遇妻子背叛而离异且将我独自抚养成人的父亲，绝不会允许我接受丈夫的出轨。

阮湛来时，我一直看着窗外。

两人同处一室，气氛尴尬的让人窒息。

离婚是我提的。

财产分割是他问的。

我回答：“你的归你，我的归我，干干净净的，谁也不欠谁的就行。”

他又问：“怎么算才是不欠？”

我说：“房子是你买的，归你，车子是你买的，归你，我回去收拾下自己的行李，就可以去将手续办了。”

他沉默。

我笑看向他：“还是说我那点儿破烂，你也要留着？我走了之后，颜如玉指说不定会搬进去，看到我的东西总是会不高兴的。”

他漂亮的眸子微微眯，眉宇紧皱，俊逸的下巴仰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。

天知道，他那副冷漠的脸，迷死了多少女孩儿，而我也是拜倒在他西裤之下的一员。

“那些玩意儿不值钱，对你来说根本没用。但如果你觉得非得将我彻底净身出户，那么好……那些东西我也不要了，你将离婚协议书拟好，我马上签。”

他抿起了凉薄的唇，腰身挺得笔直，那副模样好似在谈案子，接着他竟是戏谑：“你会不会想的太美了？”

我一愣，耳边是他清冷的言语。

“房子是我买的，归我，车子是我买的也归我，你的那些破烂玩意儿不值钱，我留下也没有丝毫用处，结婚三年，你的工资一直是自己开销，而我除了承担房贷车贷外还承担了各项开支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起码有两百天接送你上班下班，三年来你的房租我未收过一分一厘，若真的要算清楚，你欠我至少二十万！”



我没有想到光芒四射的阮湛会说出如此斤斤计较的一番话来。

“二十万，你怎么不去抢劫？”我气的险些再次血崩。

他勾着唇角，语气带着十二分的轻蔑：“那就不要和我谈互不相欠！明明是自己占了便宜，还将自己放在多么崇高的位置，见过不要脸的，也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”

不要脸大抵是我听过阮湛对他人最最最侮辱性的词汇。

他涵养好、素质高，从不轻易骂人，却不幸成了他值得侮辱人之一。

我咬着牙，质问这二十万的来历。

阮湛竟是给我算的清清楚楚。

我们所居住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虽不过六十平方，但胜在位置好，房价居高不降的如今，一个月六七千房租有余，三年来需要我承担的房租就有十几万。

并且我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在颜如玉出现之前，阮湛对我确是二十四孝好丈夫，每日车接车送，这些全部加在一起，二十万都是少的。

我听着阮湛条理清楚的分析，该死的自尊心又开始作祟了。

“我他妈就是卖肾，也还你这二十万！”

3

阮湛轻嗤了一声，随即应“好”。

也在那一个“好”之后，阮湛再也没有出现在医院。

而我于夜深人静里，抽噎到嗓子发炎病情加重。

原本该一周就出院的我，硬生生的拖了两周。

两周后，我回到了我和阮湛的房子里，房子里一切都没有变。

我买的沙发、桌子椅子，还有阳台上的吊椅、以及花花草草，都见证了我和阮湛的爱情。

回忆多美好，下场便有多惨烈。

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面色惨白、眼圈青黑，那模样就像是从死人堆里的尸体，阴森可怖。

又想起了颜如玉那张光彩夺目的脸，只能接受被抛弃的事实。

我收拾着自己的行李，无意间翻出这些年我与阮湛的照片。

照片上的我笑的像白痴。

和阮湛的帅气丝毫不匹配。

曾经所有的窃幸，酿造了如今的悲剧。

我一张张的撕，一点点回忆有关照片的记忆。

我将自己的心彻底敞开，然后一点点的挖，越挖越深，挖到最后血肉模糊。

我大醉了一场，借着酒劲儿给阮湛打电话，将他大骂了一通。

“你说我欠你二十万，这三年来，你和我做了多少次，就算一次两百块，也该给这二十万还了。”

我就当他是在嫖我。

电话里的他冷言冷语，“若将嫖也算上，你起码还欠我四十万！”

两性关系的游戏规则里，通常长得好看的那个是被嫖的对象。

阮湛比我好看了不知多少倍。

其实是我免费嫖了他三年。

梦里，我又看到了阮湛，我不要脸的朝他耍流氓，摸他亲他脱了他的衣服。

接着又梦到了颜如玉，就再也没有办法对阮湛提起兴致，后来迷迷糊糊发生了什么就再也不记得了。

翌日醒来，屋子里一团糟。

我撑着摇摇欲坠的身子，强行将我的行李搬出了那个房子。

然后找了一处偏远且脏乱差的租房，勉强将自己塞了进去。

生活还在继续，二十万的债还要还！

就算落魄到没饭吃，我也要昂首挺胸将这二十万块钱的甩在阮湛的脸上。

我向朋友同学借了钱，承诺了并不比银行利率少的利息，写了十几张借条，终是凑够了二十万。

我拿着二十万，带着离婚协议书，冲去了阮湛的公司。

三天三夜，我将自己折磨的不成人形。

一进阮湛的公司，所有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，我本就落魄，根本不屑伪装，我只要离婚。

可阮湛却不在办公室。

颜如玉说：“东西留下吧，你签好字，后面的手续我们来办，离婚证我会邮寄给你。”

很好。

我将东西放下，走了。

开始了自己的漂泊。

每日两小时的公交车地铁上下班，挤在人群里，若不是还有那十几张借条，真觉得不如死了算了。

一个月工资五千，不吃不喝要还三年三个月，还没算上利息。

如今背负巨债，就连一顿泡面对我来说都是奢侈。

每天就吃着二手电饭锅煮的挂面，两个月下来，瘦了五斤。

我笑着跟自己说：“真好啊，离个婚，还能变苗条！再也不用嚷着减肥了。”

我每天过的积极向上，将赚钱和省钱进行到底，乐观又开朗的我在回到自己的小破屋时，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。

可我哪有时间去哭，我还得还债啊。

总算辛苦没白费，曾经优哉游哉的我在年末时被评为优秀员工，三年来终于涨了这么一次工资。

我得知自己涨工资的一刻，冒出了幸福的眼泪，于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鼓励自己的状态：涨工资啦，晚饭要好好犒劳自己，欧耶！

还配了一张经过美图秀秀认可的自拍照。

下班时，我却在园区前看到了那辆熟悉的车牌号：JW520！

纪唯我爱你！

4

我眼睛一酸，撇开眼，当做没看到的往外走。

但那辆车却紧跟着我！

我停下脚步，冷漠的看向车窗，阮湛俊逸的侧颜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

他说：“上车。”

我拒绝。

他便道：“离婚证还要不要。”

我屈服。

坐上车，高档的皮质气息扑面而来。

我皱着眉，呛声：“车都换了，车牌怎么不换？”

身侧的人回应轻松：“本地车牌不好办，外地车牌限行严重。”

也是，他留着车牌号，总不可能因为我。

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的产生丝丝落寞。



果然，阮湛与颜如玉在一起后，只会越来越好，而我没了阮湛，只能越来越落魄。

这三年，都是我扯了他的后腿。

“你的脸都P变形了。”

他是在说我发的那个朋友圈照片，我笑笑：“我以为你不玩微信。”

他说：“有人逼着我一定要用微信。”

我心头一凉，手心不禁冒了汗。

曾几何时，我也要求阮湛一定用微信，但他不喜欢，我不管怎么强求都强求不来。

如今，颜如玉随便撒个娇，他就用上了。

“哦，我以为你不玩，没想着屏蔽你，回头你可以将我拉黑，就再也看不到我的朋友圈。”

我故作轻松，内心波涛汹涌。

他应了好，然后说：“不是晚上要吃好的，去哪儿吃？”

我随口应付：“爱情麻辣烫。”

“麻辣烫，也能算吃好的？”

“哦。”

对于天天吃清汤挂面的我来说，能吃到几十块一份的麻辣烫，简直不要太好。

阮湛带我去街边摊。

我自顾的选着菜品，自顾吃着，他在一旁端正坐着，时不时吸引下旁边路过姑娘们投来的目光。

我嗦了一口辣汤，胃里暖烘烘的，幸福的要跳起来。

而阮湛却冷不丁的来了一句：“麻辣烫最好不要喝汤。”

我又给了他一个“哦”。

我要不是舍不得打包盒费用，我给汤底也要带回去。

有钱人怎么会明白穷人的苦。

吃完，我找他要离婚证。

他给了我，我没看，塞进了包里。

他仰着下巴：“不看看？”

我怕我看了会嚎啕大哭，到嘴边则仍旧是一个“哦”。

“你家在哪儿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不用，我可以坐公交。”

他轻吸一口气，忍着没发怒，“好，我看你上公交。”

等公交车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好歹涨了工资，打车回去，不更方便？”

和他见面的数个小时里，他讽刺了我无数次。

我一直忍着，终是在他评论我穿着土鳖的时候，爆发了。

“我没有颜如玉那样的好爹，也没有像你这样才貌双全的男朋友，我的朋友同学你都认识，那二十万的外债你清清楚楚，我没有钱去打车、更没有钱去换当季新款，我在朋友圈发的那条涨工资不过是想告诉我的债主们，我没跑，正在努力赚钱还债，我没有要在你面前故意装作一副活得很好的样子，你何故在我面前一脸傲娇，我跪舔了你七年，是不是还不够？”

5

阮湛拧着眉，俊逸非凡的脸铁青。

风很大，冷意袭来，我被冻出鼻涕，我吸了吸鼻子，将方才的情绪一瞬间收回。

我从包里拿了二十块钱给阮湛，“谢谢你带我来吃麻辣烫，这是车费。”

他没接，我塞进他口袋里。

我可以在他面前穷。

我可以在他面前落魄。

但是我不允许我在他面前丢掉我仅剩的自尊。

“收起你的同情，我就算饿死，也不需要你来可怜，我曾经有多喜欢你，如今便有多厌恶你，与你生活在一个城市，难免会走在路上碰到，我希望那个时候，我们可以互相不认识。”

甩下这句话，我上了公交车，与一群人挤在一起，各种各样的味道充斥于我的鼻尖，更让我清醒的认识到，自己就该这般活着。

我就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，过去的七年，只是一场梦。

跟着公交车一路摇摇晃晃回到家，我拖着麻木的身子脱衣服洗澡再躺到床上。

闭上眼，却怎么都睡不着。

满脑子都是阮湛那张令人神魂颠倒的脸。

第二天，我顶着一双黑眼圈去上班。

周末圣诞节，同事佳佳邀我们几个女同事去逛街，我本想拒绝，但回想双十一、黑色星期五、双十二同事我都拒绝了她，如果圣诞节还不去，实在过不去，便应下了，顶多逛逛不买……

毕竟身在职场，人际关系那样重要，否则太容易被边缘化。

圣诞节当天，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，即便折扣促销也让我望而却步，只跟着佳佳后面拎包，用着我毫无审美的眼光给她作参考。

被问及我有没有什么要买的，我就笑笑不说话。

“纪唯，那不是你老公吗？怎么和别的女人……”佳佳突然惊叫。

我们的正对面，阮湛和颜如玉并肩走着，十分亲昵。

我想隐瞒自己离婚的事实，可热心的同事已经冲了上去，抓着颜如玉骂小三。

佳佳脾气火爆，我拦着她不要冲动时，无意间将手上的奶茶泼了颜如玉一身。

颜如玉那张娇俏的脸是青红转换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恨不得掉出泪，然后可怜兮兮的向阮湛求助：“阮湛……”

阮湛瞪了我一眼，继而将自己的外套脱下给颜如玉披上。

未弄清事实的佳佳对着阮湛一口一个渣男的骂。

我只得告诉佳佳自己离婚的事实。

佳佳怔愣了半响没反应过来：“离……离婚……了……”

我咬着唇向颜如玉道歉，“对不起，弄脏了你的裙子，这种裙子去干洗店要多少钱，我赔给你。”

佳佳脸色骤变，拉了拉我，啐了一句嘴：“有什么好赔的，别傻了。”

颜如玉也说：“没事，脏了就脏了，商场里衣服多，我等会儿买了就换上。”

颜如玉声音好听、为人大方又体贴，比较起来，我将自己比喻成丑小鸭都过于褒义了。

“如玉既然说不用赔，那就算了，比起一条裙子，我们逛街的时间更宝贵。”阮湛站出来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。

他总有办法激发我内心燃起熊熊烈火。

我仰起头，抬起下巴，挺直了腰杆，义正言辞：“颜如玉，这个事儿是我不对，该我赔的一定要赔，你知道我有多厌恶你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与你们划清界线的机会。”

我说完这句，佳佳在暗处狠狠的拧了我的肉，我疼得红了眼。

颜如玉看了眼阮湛，阮湛脸色铁青，她有些无措，只小声说：“干洗店……可能……”

“如玉身上的裙子送干洗店也只能洗坏，你既然想赔偿，那就赔下整条裙子。”阮湛冷漠的声音充斥进我的耳中。

佳佳在一旁提醒我，“都说让你别傻了。”



知乎 @华坤书生

我顿时明白，奢侈品对于有钱人来说脏了只能扔。

我问多少钱。

阮湛给了我一个极其准确的数字：“两万三千九百八十九块九毛九，是现金还是转账？”

那一瞬我的身子跟着颤了两下，还好佳佳扶住了我，否则定会摔个狗吃屎。

颜如玉的小手拉了拉阮湛的衣角，可怜兮兮的模样犹如圣洁白莲：“阮湛，算了吧，没关系的……这些钱我们无所谓，但是小唯可能就……”

后面使我难堪的话颜如玉再没有说出声。

阮湛却不妥协，“衣服是我买的，我说要赔就一定要赔，纪小姐的债主也不多我一个。”

我那十几张欠条还在屋子里挂着，日日提醒着我要更加努力赚钱，我将那些视为活下去的动力。

没有那些欠条，我恨不得跳下楼一了百了。

但我如果欠了阮湛的钱，我怕我早就去一了百了了。

（前往微信公众号“金马书格”，输入小说主角名字“阮湛”或“纪唯”即可继续阅读全文）

>>点这里>>去微信阅读后续全文>>金马书格

转载自：微信公众号（金马书格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zhuanlan.zhihu.com 所有